

# 父亲的画册

■赵丽丽

父亲自幼家贫，少时跟随心灵手巧的祖母为乡邻做衣服、鞋样，绣嫁衣。因为特别的机缘巧合，有幸得见避难至我们村的一位后来小有名气的画家，时常观他挥毫作画；又有小学、中学美术老师的赏识与引导，心里便埋下一颗绘画的种子。

青少年时期一直品学兼优的父亲，高中毕业后便以饱满的激情投身到革命建设中去。百废待兴的国家急需人才，能识文断字的人本就不多，高中毕业的父亲已算是凤毛麟角。很快，父亲便在工作中脱颖而出，被县领导委以重任。千疮百孔的国家没来得及休养生息，便开始了各项运动，从“三反”、“五反”到“反右”斗争再到文化大革命，国家的动荡一定会给个人的生活带来不安。正直善良而兼有文人气质的父亲身处县里政治漩涡中心，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一次次的政治冲击，大好的青春年华都在各种斗争与被斗争中度过。父亲经历各种运动和斗争，饱受坎坷和磨难，不只抱负无法施展，理想也没机会实现，更没有像别的父母那样有个一官半职，给儿女留下房产或金钱。父亲除了满腹的才学、正直善良的品德和对家对孩子爱，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的物质财富。甚至到了晚年，母亲病重还要子女负担医药费。为此，父亲常感内疚，除了最大限度减轻我们的负担，并没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在母亲卧床不起的几年里，父亲承担了大部分照顾母亲的责任。

父亲和母亲经历了传奇般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一辈子风风雨雨相濡以沫。母亲不但是父亲的生活伴侣更是父亲的精神支柱。母亲的离世虽减轻了父亲生活的压力，却让父亲精神上倍加孤单。豁达、乐观的父亲在亲人朋友的鼓励下重拾画笔，把孤单寂寞和对母亲的思念都付诸笔端。很快父亲的画在县绘画爱好者中就小有名气了，他们风趣地称赞父亲“天天向上，月月进步，年年提升”。刻苦勤奋兼良好天赋，使父亲的画法在七八年的时间里不断进步并日趋成熟。

父亲七十九岁那一年，弟弟提议给父亲过个有意义的八十大寿，出本画册以示祝贺，并计划在父亲九十岁的时候出一本

书法集，以后每十年出一本集子。弟弟的提议得到众姊妹的积极响应，父亲却顾虑重重，一是对自己的作品不够自信，二是怕给儿女增加经济负担。可是，已近耄耋之年，空有满腹经纶，一辈子怀才不遇一事无成，父亲又心有不甘，总觉得愧对师长教诲，愧对亲友厚爱。在我们的反复游说下，父亲终于同意了出版画册，并为此努力准备。身为职业画家和专业编辑，弟弟责无旁贷地成了父亲画册的主编。画册收录了父亲近年创作的百幅精品，梅兰竹菊及山水人物、书法均有涉猎。亲朋好友有的写序有的撰文以资鼓励。弟弟写了篇后记，我也写了篇一万多字的散文《我的父亲母亲》，详细讲述了父母婚姻爱情生活，回顾了父母坎坷一生，回忆了在艰苦岁月里父母对我们的爱，并对在父母危难时刻给予帮助的亲朋好友表示答谢。在父亲八十大寿来临前，这本倾注父亲及亲友心血的画册终于校印成册，父亲给它起名《拾贝集》。

《拾贝集》的创意、装帧和精致让父亲感觉出乎意料，也得到业内人士的广泛好评。画册的出版带给父亲前所未有的自信和成就感，也让许多故交旧友更深刻地了解父亲，让慕名而来的新友不断增加。父亲一如既往地谦虚而平和。正如我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写的那样：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无论是如意还是不如意，都是父亲八十年人生中的一块小石头，一个小贝壳，父亲的人生虽无奈，却因它们而精彩。父亲不是画家，更不是大师，父亲没有官职也没有钱财，但到现在他家还是高朋满座，“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闲暇时，父亲独自一人翻着画册，眼里闪着慈爱的光芒，犹如对孩子那般喜爱；又或者和他的老朋友、新朋友、小朋友们共同探讨哪幅画比较好，哪幅画待完善。但他看得最多的还是画册里的每一篇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每次见他，他就会说：你某某叔叔说又看了两遍你的文章，还是感动得掉泪。过几日再见他又说：在我们书画研讨会上，有一个以前不认识的人，是写书法的，说看了画册，看了你和你弟弟写的文章，感动得直掉泪，又让他儿子看，学习学习怎么孝顺父母。每每如此这般讲述，不厌

其烦，其乐无穷，沾沾自喜，引以为豪。还有一次，父亲伤感地讲起他的一位老同事，年老体弱，老伴去世，几个孩子为了争家产互不相让，老人躺在医院里也没人管了。伤心之余，父亲又很满足地说：没想到他当那么大官那么有钱，老了还不如我哩。父亲终于扬眉吐气了，我知道，除了他画册的成功出版，还有我们文章中所表达的对他的理解、尊敬和爱戴让父亲感动、自豪。

春日一个周末的上午，我去看望父亲。栽满青藤的小院生机盎然，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窗前的画案上。父亲正伏案作画，墙上挂满了他的作品。父亲不无得意地说：我现在欠的人情太多了，尽是要画的，有的找到家里来，有的托着熟人来，还有的人备着笔墨纸砚来，我都画不及了。说着说着又聊到画册和文章上，父亲感慨地对我说：我又看了一遍你和你弟弟写的文章。哎，我总以为你们还小，不懂这些，看来你们真长大了。一直以来，我总觉得我和你妈一辈子清贫，没给你们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钱，还给你们找这么多麻烦。看了你们的文章才知道，你们都能体谅父母的不易，也都能感受到父母的付出，我已经知足了。现在我那些当官发财的朋友都羡慕我，谁也没有我心里痛快、欢乐。

接下来的日子，父亲每日开开心心地写写画画，写累了画累了就翻看自己的画册，幸福和满足之情溢于言表。正如父亲所言，他出版画册只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给儿孙们留点纪念。如今，真的梦想成真，又怎能不令人欣慰呐。

画册带给父亲的喜悦和幸福感感染了我们，我们感动着父亲的感动，幸福着父亲的幸福。弟弟又建议，把原本打算在父亲九十大寿时为他出版书法集的计划，提前到八十五岁出版，给他一个动力，给他一个触手可及的目标。父亲满足地说：不出了，有一本就够了。嘴上虽如是说，但他放到书法上的精力明显增多，除了有求画的他画画，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书法。

看到八十多岁的父亲在梦想的路上感受着成功的喜悦，品尝着收获的甘甜，谁能说幸福一定要高官厚禄家财万贯呢？

文讯

## 我市作家宋志军出版诗集《老房土上的春色》

**本报讯** 日前，我市作家宋志军的首部诗集《老房土上的春色》由北京线装书局正式出版发行。

宋志军系中国作协会员，是一名文学创作的多面手，创作领域涉及小说、诗歌、散文、评论以及电影和戏剧，并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他的小说创作涵盖长中短篇和小小说，作品先后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天津文学》、《莽原》、《厦门文学》、《百花园》、《小说月报》等数十家文学期刊发表，被《中华文学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选载，同时入选多种选本，并有多篇入选各地高考模拟试卷阅读试题，先后获得“莽原文学奖”、小小说“金麻雀”奖等。在潜心小说创作的同时，宋志军的诗歌创作也颇具特色，先后在《诗选刊》、《莽原》、《河南诗人》等刊物发表组诗，产生了较好反响。

《老房土上的春色》是作者的首部诗集，分“遗落红尘”和“拴住岁月”两辑，收入作者近年来创作的诗歌一百多首。这些作品感情真挚，语言优美，意境丰富，或抒发对人生的感悟，或歌颂美好的爱情，同时又不乏深厚的哲思，艺术性和思想性都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

(雷忠杰)



## 秋风起

■路雨

些许之间  
丝丝凉气席卷而来  
畏寒的妻子  
从衣柜里取出金黄的外罩  
把自己装扮得成熟而稳重  
昨日还有一点点绿意的野草  
一夜之间  
便憔悴了许多  
形容枯槁  
蛐蛐躲在墙洞里弹唱  
夜空中  
几声带着浓重方言的大雁  
驮着谷穗般沉重的乡愁  
披着星月的寒光  
从头顶划过  
一路向南飞去  
露珠滴落  
尘沙轻扬  
萧瑟的西北风  
不知疲倦地走来  
卷走了片片落叶  
唯有悬挂在枝头的果实  
幸福地留了下来  
饱满而性感的身体  
再也掩盖不住  
几朵浮云  
像奔跑的快马  
迅疾地从眼前掠过  
消失得无影无踪  
岁月深远而有内涵  
天空洁净高远  
大地厚重辽阔

## 理论丰赡 文笔灵动

### ——读杨文臣《墨白小说关键词》

■任动

墨白是驰名中国文坛的先锋作家，也是“周口作家群”的优秀代表。杨文臣博士的《墨白小说关键词》，以颍河镇、苦难、欲望、焦虑、时间、梦境、寻找、神秘、多余、人等九个社会学关键词，以内视角、色彩、意识流、复调、题记、元小说、构架等七个叙事学关键词来结构，从不同视角论述了墨白小说的开放性与丰富性，借以引领读者走进墨白的艺术世界。这部书既具有深厚的学理性，也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对于深化墨白研究和中原作家群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阅读《墨白小说关键词》我们首先感到的是，该书理论丰赡，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养和扎实的功底。“颍河镇”是该书的第一个关键词，其实也是解读墨白小说的一把钥匙。因为墨白几乎把所有小说的背景都放在了“颍河镇”。墨白笔下的颍河镇，首先具有地理学的意义，他曾在《同胞》《航行与梦想》《远道而来》《红房间》《瞬间真实》《幽玄之门》等诸多小说里介绍过颍河镇——这个以作者的家乡淮阳县新站镇为原型创

造出的镇子的格局，并且在他的中篇小说《黑房间》里，还画了一张关于颍河镇的方位图，用来强调颍河镇的“真实性”以加深读者对颍河镇的印象。但更多的时候，颍河镇又是一个被赋予象征意味的艺术空间和人物活动的舞台，作为形而上意义上的关于人类生存和精神的“隐喻场”而存在。就如张钧所说：“非理性是这里的最高统治者，它衍生着欲望和疯狂，散布着恐怖和绝望，统治和奴役是这里的逻辑，恶棍和鬼魅是这里的自由民，而诚实和正义唯一的出路，只有麻醉和死亡。所以，‘颍河镇’是一个人间地狱的象征。”尽管已经有不少学者阐释过墨白的“颍河镇”，但杨文臣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引入了西方的空间理论，以此重新观照和解读墨白笔下的“颍河镇”，这就拓展了墨白小说的研究视域，也给其他研究者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借鉴。

很多学术专著由于专业名词和理论术语的密集，往往生涩难读，甚至佶屈聱牙，让人望而却步。《墨白小说关键词》却能给人阅读的快感，令人不忍释卷，这得力于作者文笔的灵动。比如杨文臣结合《月光的墓

园》论析墨白小说的复调性时，如此行文：“这是《月光的墓园》的开头，人物的语言粗野鄙俗，很符合‘我’下层小人物的身份，但当‘我’展开内心独白时，诗人都会为‘我’侧目。”语言简洁灵动，读之有散文诗的感觉。“寻找”是墨白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杨文臣在归纳概括这一关键词的时候，使用了诗一样的语言：“在墨白的小说中，行走虽然总是发生在空间之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但我们不能因此单纯地在实事的意义上理解行走。作为一个哲学修养很高的作家，墨白要给自己的形而上的思考以可触摸的形象，行走正是这样一个形象。行走的动力和目的是寻找。”在“悦读”《墨白小说关键词》的过程中，我常常不由得产生这样的念头，如果杨文臣写诗抑或散文，肯定也是一把好手，因为他有良好的语言感觉和极高驾驭汉语的能力。

杨文臣的《墨白小说关键词》称得上是一部向墨白及其创作的致敬之作，值得给当代文学研究的从业人员、作家同仁和喜欢文学的朋友们推荐。